



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——

家国天下，眷眷流年，

从来比不过江南秋风里，他展颜一笑。

我的皇后

Wode Huanghou

谢楼南

著

Ⅱ

北京



我的皇后

wode huanghou

II

谢楼南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皇后 / 谢楼南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4

ISBN 978-7-5502-0630-4

I. ①我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8386号

我的皇后

作者: 谢楼南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封面设计: 安宇书装

版式设计: 刘碧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450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40

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630-4

定价: 49.80元(全二册)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9000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二章	天山 • 001
第十三章	止杀 • 012
第十四章	雪尽 • 020
第十五章	海棠 • 031

料峭春风卷

第一章	帝都曙色 • 045	第三章	高歌东流 • 079
第二章	秋凜叶霜 • 058	第四章	此生今日 • 096
		第五章	惊弓北望 • 111
		第六章	神交故友 • 126
		第七章	铁马入怀 • 142
		第八章	青影风华 • 148
		第九章	丹心如旧 • 155
		第十章	繁花尽归 • 162

目录

Contents

前传：天之苍苍

- 第一章 初相逢 · 179
- 第二章 赋长河 · 189
- 第三章 试锋芒 · 203
- 第四章 断琴意 · 212
- 第五章 倾相交 · 219
- 第六章 问前路 · 232
- 第七章 扬剑意 · 252
- 第八章 消烟雨 · 263

番外篇

- 番外一 心香 · 279
- 番外二 萤光 · 288
- 番外三 千里清秋 · 299
- 番外四 静落 · 306

清晨的戈壁大雪依旧。我像前几天一样，比萧焕早起一点，烧了洗漱用的热水，去沙岩下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给马喂草料。

为了干活方便，我没有披外衣，从马棚返回来后，就快步向马车的方向赶。

雪很深，我无意中在路上看到一个脚印，一点也不深，留在纯白的雪地上也并不显眼，但这是一个很新的脚印，飘落的雪花还没有来得及掩盖住它的痕迹。

这个脚印不是我的，它要比我的脚大很多，萧焕并没有出来……那么，这是别人的脚印！

没有时间让我多想，身侧的沙岩后突然传来刚猛的劲风，我凭直觉向旁边闪去，一柄长剑贴着肩膀险险擦过。

剑风卷起飘落的雪花，我身旁的雪层突然破裂，纯钢的长棍和着飞扬的积雪从我脚下扫过，钢棍隔着皮靴扫在足踝上，剧痛清晰地传来。我站立不住，向雪地中倒去。

与此同时，耳中听到了一声巨响，不远处的马车在这声巨响中化为一团耀眼的火球。热浪阵阵袭来，马车的碎屑和雪花一同凌乱地飞舞。

脸贴在冰冷的积雪中，一团燃烧着的雪狐裘“哧”的一声落在我面前。

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掠过：萧焕还在车里。

我爬起来，疯了一样向燃烧着的马车残骸跑去，肩膀却突然被钢棍压住，身体重新跌倒 in 积雪中，细碎的雪花钻入鼻孔和眼睛。

我一脚踢在身后用钢棍压着我肩膀的那人腿上，他闷哼了一声，手上松了松，

我趁机以手横扫，激起大片积雪。飞扬的雪片中，我滑过钢棍跳起，顾不得背后袭来的长剑，拼命向马车冲去。

还没踏出一步，腰突然被一只手臂揽住，我想也不想，回肘向那人胸前击去，刚碰到他的衣料，就停了下来——纯白的狐裘，淡淡的药香，这个人是萧焕。

王风切开雪幕，准确地迎上劈头而来的长剑，长剑断成两段，青光毫无凝滞，微扬，没入那人的咽喉之中。

王风拔出，血珠飞散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媚红的弧线。

那道媚红尚未消逝，剑光轻回，已经切入了下一个人的手腕。

握着钢棍的断手和血花一起飞上天空，凄厉的惨叫声中，那个白袍人握住手臂翻滚在雪地里。

萧焕轻轻甩掉沾在王风上的血珠，淡然的声音里含着丝悲悯：“大师的伏魔杖法已有第五层的功力，想来在少林中辈分不低，为何要为人所用？”

在承受不住剧痛的翻滚中，那人头上的风帽已经脱落，露出里面烫着九颗戒疤的光头，听到萧焕的话，他慌乱地把头向积雪中钻去，嘶哑地大喊：“我不是少林弟子！我不是少林弟子……”

他一边叫一边猛地从雪地中跃起，狠命撞向沙岩，鲜血和着脑浆飞溅开，他的身子僵硬地落在雪地中。

我把头侧开，松了口气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抱住萧焕的身子。

他也侧开头，不看那具尸身，轻咳了一声，把手中的王风收入袖中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伤到哪里没有？”

我动动脚踝，虽然疼，但并没有断骨，也不影响走路，刚才那个使杖的少林和尚，应该是对我手下留了情的。

我摇了摇头，萧焕也像松了口气，放开揽着我腰的手，按住胸口，低头弯腰轻轻地咳嗽。

我这才看到他纯白的狐裘上沾了几片火药的黑印，披散的黑发也有些凌乱，连忙扶住他问：“怎么样？受伤了没有？”

他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没什么，是火药的余劲震到了身上，调息一下就好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想起刚刚马车爆炸时猛烈的气流：“这么厉害的火药，是江南霹雳堂的人到了？”

萧焕点头：“马车四周埋伏的三个人，都是霹雳堂雷家的人。”

我又看了看身边雪地中倒着的那个剑客，他手中的长剑狭窄而扁平，剑脊上雕

着海南派的徽记。

来伏击我们的这几个人居然分属少林、海南和霹雳堂雷家这素来没有多少瓜葛的三个门派，这样的情况，不能说不诡异。

萧焕也蹙着眉思索，舒展眉头后，低咳了几声，向我笑了笑：“已经有人找到这里，我们不宜再留了。”

我看了一眼被烧成一团残骸的马车，苦笑一声，食物和住处都没有了，就算我想留，也留不下来了。

马车中的东西全被炸了个一干二净，别的还罢了，可酈先生留给萧焕的那些药也被炸了个粉碎，连一粒渣子都没有留下。幸亏火枪一直被我塞在靴筒里随身带着，不然我连个武器都没有了。

火炉在沙岩后，居然没怎么受爆炸的影响，一壶热水还烧得好好的。我从地上的死尸身上搜到一个水袋，装满一水袋热水，然后从尸体上扒下一件外氅，披好后就算整装完毕了。

我做这些时，萧焕站在一边等着，大约是被火药气流震动的内息还没有平复，仍不时地低咳。

我翻身上马，把另一匹马的缰绳也牵在手里，却并不把那匹马的缰绳递给萧焕，而是向他伸出了手：“上马吧。”

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我拍拍身前马鞍上的空位：“坐这里来。”

他看看那个位置，犹豫了一下，我俯身拉住他的手，不由分说地把他拽上来：“你那身子，自己骑到一半儿肯定就要摔下来，我们骑一匹，这匹累了再换另外一匹。”

他被我拽上马并按在身前，笑了笑没动。

我交代：“马颠得不舒服了就说一声，我们停下来歇会儿，累了就靠在我肩膀上睡，别硬撑着知道吗？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：“你肩膀太矮，靠不到。”

我一下给憋到了，我是比他矮不少，现在他坐在我前面，我还要把头从他肩膀上伸出来看着前面的路。我们这个姿势，根本不像我骑马带着他，而像是他骑马在后面带着我。

我清咳一声，肃了肃声音想壮出点声势来：“那我们就开始往……”

他淡淡地接上：“西南，我们要向西南方向走。”随手握住缰绳拨了拨马头，“这边。”

我更没面子，忍不住反问：“你怎么就知道这个方向是西南？怎么知道要往西南走？”

“旷野中的风是有规律的，连着看上几天，自然就能知道方向了。”他笑着回答，“至于为什么要往西南走，那是因为我们走的那条路南面是吐鲁番盆地，只有北面才有沙漠，而半个晚上就能抵达的沙漠，大概也就只有一片。我们现在大约是在博格达峰东北的那片戈壁滩里，这片戈壁其实不大，那些人三天才找到这里来，只是拜大雪所赐。”

我完全无话可说，憋了半天憋出一句：“男宠没必要这么厉害……”

他笑出声来：“是吗？”接着笑，“时间紧，快走吧。”

我点头，赶快催马前进，边走边有些疑问：“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在这片戈壁滩里找我们的下落？刚才那声爆炸，一定能把附近的人都吸引过来。”我又想了想，问，“你说三天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的回答从前面飘过来：“从我们那晚借宿的小镇到博格达峰下中原武林几派聚集的营地，最多只有两天路程，苏情也只能瞒上这两天。他们到达营地之后，我已经不在的消息一定瞒不住，对方很快就会动用力量的沿着来路搜索。我们在戈壁中待了五天，除去这两天，就是三天。”

怪不得他只有前两天着急，后来就完全不急了。我这么想着，幸亏这两天他没走了的意思，我才不再封着他的穴道，否则像刚刚的情况发生，萧焕又被封了内力……

一想就是一头冷汗，我甩甩头，耳中听到前面萧焕的声音有些缥缈：“会来多少人？我们沿途留下的马蹄印不会被雪盖住，沿着蹄印追来的人会越来越多，没有时间和他们耗了……但愿不用大开杀戒……”因为迎着风，说到后来，他的声音里加入了些咳嗽声，身子也跟着微微颤抖。

我收了收手臂，把他的腰搂得更紧：“男宠也不必考虑这么多，乖乖闭嘴先休息着，暂时由我来应付。”

他似乎是笑了，低低地答应了一声，身体的重量稍稍移到了我的手臂上一些。

我夹紧马肚，骏马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奔驰。阴沉的天空飘下的雪花迎面而来，纷扬地翻飞，戈壁覆盖在厚厚的积雪下，纯净而美丽。但是我知道，不管是身后的雪原，还是前方的博格达峰下，都绝不平静。

我一路驱马狂奔，就算座下这匹马是百里挑一的神驹，驮了两个人在雪地里奔驰，这时候也渐渐慢了下来。

我准备换马，就对一直轻倚在我肩膀上闭目养神的萧焕说：“换马吧？”

没有回答。难道真睡着了？我转头看他。

他闭着眼睛，头微微低着，宽大的风帽遮着额头，长长的睫毛在眼眶下投出一点阴影，再往下的肌肤白得几乎和狐裘同色，薄薄的嘴唇紧抿，镀着一层淡到几乎看不出的粉红，一片雪花从狐裘绒毛的缝隙里钻进来，挂在他的睫毛尖上，并没有融化。

我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，仿佛眼前是一座冰雪做成的雕像，只要一不小心，他就会化为飞雪飘走了。

时间仿佛已经过去很久，我终于忍不住呼出一口浊气。他还是没有动，又有一片雪花飞了进来，和第一片雪花一起，停在他浓密修长的睫毛上。

我松开一只握缰的手，探到狐裘里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微蜷着，冷得就像寒玉。

我握紧他的手，凑到他脸颊边：“萧大哥……”

一点征兆都没有，他的眼睛突然睁开，蒙着雾气的深瞳里带着淡淡的笑意：“好，换吧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脸上突然热了起来，靠得太近了，我的嘴唇几乎都要碰到他的脸颊。

反正也是尴尬，我再深吸口气，索性闭上眼睛在他的薄唇上吻一下，这才把头移开，勒紧缰绳停住马。

我翻身下马，然后把手臂伸给萧焕。他扶着我的手下马，一站在雪地里就咳嗽了几声，这一咳，居然就停不住。他一直咳得弯下了腰，把一口血吐在了雪地中。

我扶着他，边掏出手帕替他擦掉嘴角的血迹边跺脚：“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酈先生开的药方你知道吧？等出了戈壁见到苏倩他们，一定得再配些。”

他轻“嗯”了一声，扶住马鞍合着眼低咳。

我从他的衣襟里把手伸到狐裘里面，半抱住他，抚着他的背帮他顺气。隔着薄薄的布衫，他的肩胛骨有些硌手，现在他真是清瘦得厉害。我把另一手也腾出来，轻抚他的胸口，让他把身子靠在我肩膀上休息。

原来听酈铭觞说过，因为长久以来的损耗，萧焕的心肺要比常人衰弱得多，只要稍有困顿或者真气震荡，就会咯血。偏偏这时候如果渡真气过去，反倒会再添损伤，所以只能依靠温和的药石之力。

现在手边没药，我唯有抚着他的背和胸口，让他略微舒服一点。

隔了一会儿，他咳嗽稍止，张开眼睛向我笑了笑：“不碍事了，苍苍，你把雪扒开，看地面上有没有植物。”

我点头答应，扶他靠在马身上，这才蹲下来，把厚厚的雪层刨开。积雪下是灰

色的戈壁，除了根根叶片犹如针棘般挺立的骆驼刺，还零星有些枯黄的牧草从沙砾的缝隙里伸出来。因为雪水的灌溉，天山下百里之内都是水草丰美的牧场，这地方离戈壁滩外的草场已经不远了。

我点点头：“有的，除了骆驼刺，还有些草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们上马，还是向西南方走。”

我知道，虽然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遇到敌人，但是后面的追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赶上来了。看萧焕没别的话要说，我翻身上马。

上马之后，我低头想了想，让萧焕坐在后面是能避些风雪，但是一来我怕他抓不稳我，在疾驰中不小心跌下马去；二来迎面过来的敌人好防备。但是如果有人从背后放暗器、羽箭，他坐在后面就太危险了。思来想去，我低头一把揽住他的腰：“你侧着坐。”

萧焕被我半拽着抱到马上，看了看自己侧身坐在我臂弯里的姿势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库莫尔带我策马时，也是这么让我坐在他身前的。”

我板着脸：“男宠就该有男宠的样子。”

边说边不再耽误，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，跨着骏马飞快地驰入大雪之中。

迎面而来的雪片虽然还会钻进狐裘的缝隙里，不过寒风就不会直接吹到他胸前了。

这次萧焕上了马还是倚在我的肩膀上闭着眼休息。我一直惶惶不安地害怕雪地中突然冒出什么人来突袭我们，他倒悠闲了。

这么想着，我还是伸手替他把狐裘裹得更严，把他的头揽到我肩膀上靠着，姿势是别扭了点，不过有点东西靠，他应该能睡得更好点吧。

边做边瞥到萧焕的嘴角似乎挑了挑，喷在我脖子上的呼吸也粗重了些。

我连忙搂住他的腰，刚想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，他的声音就在耳朵边响起：“我怎么突然就从师父沦为男宠了？”

他声音里带着些不曾有过的慵懒，气息暖暖地喷在我的耳垂上，痒痒酥酥的。

我把手从他的腰上放开，抬起来，托住他的下巴：“怎么，我欺师灭祖不可以啊？”

他低低地笑了起来，伴着轻咳：“收了这样一个弟子，看来我真的是运气不好。”

我轻哼了声：“现在后悔也晚了！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咳声渐渐稀疏下来，声音也更低：“是啊，晚了。”

他倚在我的肩膀上，没有再说话，鼻息慢慢平和，仿佛是睡着了。

又走了大半个时辰，还是没遇到追兵，但是雪太大，雪片犹如鹅毛，一团团地

落下来，连眼前的路也开始模糊。

这么跑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眼花，我看到前方的雪地中有个白点晃了晃，然而定睛去看，只有凌乱的雪花在视野里乱飞，那白点仿佛又没有了。

是不是有人在前面围截？要不要叫醒萧焕？

我还在犹豫，前方的白点突然又动了起来，不是一个，是一片，两个、三个……超过五个以上的白点急速地横着移动。

有个极细极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无数的白点从雪层下涌出，如同潮水翻卷起的无数浪花，雪白的浪花下，急速涌出马匹的棕褐，仿佛一群幽灵一样，迅速而悄无声息，这群从雪层下突然冒出的白衣人已经逼近。

我猛地松开缰绳，把手臂收回来抱紧萧焕，飞快地拔出火枪，单手上膛，第一颗子弹就要向冲在最前近得已经看得清五官的那人射去。

手忽然被一双冷如寒玉的手盖住，萧焕按着我的手，持起缰绳拉紧。我们的马打了个横，马蹄深深地陷入雪中，停下来。

像是为了呼应我们一样，迎面冲过来的人纷纷在半丈外勒马停下。冲在最前的那个白衣人翻身下马，跟在他身后的众人也都翻身下马，和那个白衣人一同上前几步低头抱拳。

行完礼，那个白衣人抬头微笑：“属下们已经在此恭候阁主多时了。”

我这时才看清风帽下那张脸，泛着浅浅冰蓝的双眼清冷，俊秀的容颜清冷，连挂在嘴角的那丝微笑也是清冷的，是聂寒容。

聂寒容那双妖媚程度直追萧千清的冰蓝眼眸在我身上转了转，挑起嘴角轻笑：“这不是阁主身前的大红人凌姑娘吗？”

他这个“大红人”怎么听怎么刺耳，我干咳一声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萧焕已经轻轻拉开我揽在他腰上的那只胳膊，翻身下马：“在这里冒雪守候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
“多谢阁主体恤。”聂寒容一和萧焕说话，就收起浅笑，清丽如女子的容颜上再也不见一丝轻佻。

萧焕淡淡地点头：“在这里等我，大漠中的风雪最蚀人，弟子们有很多都冻伤了手脚吧？回营地后记得及时医治。”

聂寒容抱拳答应，他脸上倒还一直清清冷冷地看不出什么来，他身后那些风来阁的弟子却因为这一句淡淡的关心，一张张冻得发红的脸上都浮现了振奋和感激的神情。

萧焕低下头掩着嘴咳了几声，就在此时，有个站在外围的弟子刷地拔出剑来：“谁在那里？”

不远处的一个雪包后突地蹿出一道土黄色的身影，向雪原中疾奔。

聂寒容冷笑了一声，左手丝线弹出，那道黄影腿上迸出一道血线，人倒在了雪地中。

聂寒容闪到他身前，手指轻挥，丝线已经卷住了那人的双臂，双手微一用力，就把他提了起来。利如刀刃的丝线割破皮袍，绞入血肉，那人的黄色皮袍上很快渗出道道血印。

聂寒容把那人的头提到胸前，微微弯腰，声音清冷：“说，你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那人早疼得不住地号叫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，忙不迭地回答：“我不是来杀白迟帆赚那一万两白银的，我只是来探路的……要杀他的人在后面呢……”说着又号叫起来。

聂寒容微微一笑，把他提得更高：“要杀阁主赚赏金的人，都有谁呢？”

那人此时正对着聂寒容的眼睛，见他这么笑着，竟像是见了鬼怪一般，也不知道是疼得还是别的，全身猛地颤了一下，号叫声也小了下来：“昆仑派何如舆、武当派神纬、关西岐天寨三个寨主、苗疆蓝衣教……我就见了这么多……别的我也不知道……”

“人不少嘛，”聂寒容冷笑，“一群乌合之众。”

那人连忙点头：“是，是……”他满口黄牙的嘴中呼出的白气就喷在聂寒容脸上。

聂寒容皱了皱眉，丝线收回，随手把他丢在地上。

那人大喜过望地连连叩头：“谢聂堂主不杀之恩。”

聂寒容甩甩袖子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不会当我傻了吧，‘顺风 and 佬’师曾。依你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作风，会甘心为别人探路？你那包打听的顺风耳难道没听说过，我手下什么时候留过活口？”

俯在地上的师曾身子一僵，翻身拔腿想跑，鲜血却突然从他颈中喷射而出，那颗半边挂在脖子上的头颅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垂到他的后背上，他的身体像一具被抽去力量的布偶，软瘫在雪地中。

我这时才明白过来：“有人出一万两白银买阁主的人头？”

聂寒容点了点头：“不然你以为这一路的追兵都是从哪里来的。各路人马都出动了，麻烦真是不小。”

萧焕还是掩着唇咳嗽，转身说：“先回营地。”

我点头去扶他，他的身子却突然晃了晃，捂住嘴，暗红的血顺着指缝渗出来，一滴滴落在白色的狐裘上。

我连忙抱住他，慌着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他轻轻摇头，扶着我的肩膀站直了身子，留给背后的风来阁弟子一个挺直的脊背。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便动了动身子挡在他面前，不让那些守在四周的风来阁弟子看到他狼狈的样子。

他的身子微微颤抖着，呼吸急促而紊乱，随着胸口剧烈地起伏，不住地咳嗽，脊背却始终笔直。

短短几个时辰，他的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了。

草草清理了战场，我们动身向天山下的营地赶去。

这地方离营地已经不远，一个时辰之后我们总算赶到了。

中原武林在天山下的营地是分成小群的一大片帐篷，四周用木栅栏围起来。

风来阁的帐篷群坐落在东北角，在少林和武当的帐篷群之旁。风来阁的帐篷是所有帐篷中最多的，而这次攻打天山派，也要数风来阁所出的力最大。

虽然风来阁损失不小，不过，如今风来阁仅次于少林和武当的武林地位，却已经慢慢被各门派接受。

风来阁为萧焕准备的帐篷被环卫在帐篷群的正中，帐篷不大，却做得异常厚实，连门框上都包了皮毛。

我们在帐前下马，连苏倩都没来得及见，我就赶快扶着萧焕进帐休息。他这一路都没能再睡着，不住地咳嗽，这时候扶着我，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我手上。刚把他扶到帐篷内的榻上躺下，他就低头咳出了血。

我连忙用手帕把他嘴角的血迹擦去，扶着他，等他气息平稳了一些，才松了口气。

我把他扶到床上躺好，再找来纸和笔递到他手里，笑了笑：“药需要再配些，我怕我听错了，还是你亲自来写吧。配你吃的药需要什么药材？虽然这里有些药材可能不大好找，我和苏倩他们会尽力搜集。”

他点点头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指间的笔杆，突然淡淡地问：“苍苍，帐篷里点灯了吗？”

我正要去抚开他鬓边的乱发，听到这话，手僵在了半空。现在还不是夜里，但为了取光，这里还是点了数支粗大的蜡烛，他却问我有没有点灯。

他觉出了我的停顿，略微抬头，笑了笑：“没什么的，只是这会儿眼前有些暗而已。”

我低下身子，托住他的脸，把他的头轻轻扳起来，那双曾经像夜空一样绚烂深邃的深瞳，现在完全变成了银灰的颜色，蒙在他瞳仁上的，已经不再是淡淡的薄雾，而是浓重的铅云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我捧着他的脸，没有动。

他蹙了蹙眉，把手伸出来，顿了顿之后，落在我的脸颊上，然后锁紧眉头：“苍苍，你哭了？”

我把脸贴在他有些冰凉的手心中，想要笑笑说没关系，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他眉头微微展开，又皱紧，突然放开托着我脸的手，按住胸前轻咳了一声：“胸口有点疼。”

我“啊”了一声，连忙搂住他的肩膀，去抚他的胸口：“怎么样？很疼吗？要不要紧……”我愣住，他从来没说过自己哪里疼过，问他的时候，他回答最多的就是“没关系”、“不要紧”。

他笑了笑，轻拍我的手背：“我眼睛真的没什么，明天也许就会好很多，不用担心。”

我吸了吸鼻涕，刚才一着急，眼泪真的给吓回去了，结果还是要他来安慰我，真不争气。

我笑了笑，点点头，从他手上把纸笔接过来，坐在榻上：“那还是你说我来写吧，把每个字都说明白，应该也不会错。”说着又笑了笑，“其实本来是想看你的字的，你字写得那么漂亮，我自己的字丑，就喜欢看写得漂亮的字。”

他笑了笑，向后靠了一些，把头枕在靠垫上，开口慢慢报出一个个药材的名称和需要的分量。

我认真地一个个工工整整地写好，又逐个确认了一遍，然后把墨迹吹干，折好收起来，抬头看到萧焕靠在垫上闭着眼睛，似乎有些倦了。

我起身走过去向他笑了笑：“再睡会儿吧。”

他睁开眼睛笑着点了点头。我抱住他的头，把靠垫移走，扶他躺下休息。他躺好之后向我笑了笑：“苍苍，告诉小倩明日中午设宴把各派掌门请来。”

我点头答应，帮他掖好裘被，走出帐篷，找到苏倩将药方交给她。

她吩咐人去找药材，我找来一个弟子问了下，去看慕颜。

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慕颜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狼狈。他合着眼睛躺在榻上，除了

脸色有些苍白，面容还是很平静，好像正在熟睡。

我没有多留，看过他之后就赶快回到萧焕的帐篷。

好在这时候在天山下的门派众多，而大多数门派都带了一些草药备用，所以不多时候，苏倩就将药材凑齐拿了过来。

我把药煎好，扶萧焕起身喝了药。晚上他的鼻息就沉了许多，人也睡得安稳了。

等到了第二日，萧焕总算好了些。苏倩早替他向各派掌门下了请柬，中午设宴款待。

午宴之前，我扶萧焕靠在软垫上，找了把牛角梳子给他梳头。

他的发质又软又滑，握在手里，就像握了一把黑亮的绸缎。我用牛角梳蘸了热水，把他的头发分出来一些披在肩上，剩下的梳好了挽成髻，用一个白玉环固定在脑后，再插进两支同色的玉簪。短小的玉簪扣住玉环两端，流苏状的玉粒从簪头垂下来，正好在耳廓处露出一小点。

梳好后我严肃地打量一下，然后点头：“漂亮。”

他一直靠在垫子上微眯着眼睛任我打扮，这时候笑了笑：“随便挽个髻就好了，梳这么复杂的发式干什么？”

我笑着抓了一把他散在肩上的头发把玩：“当然是让你更好看点，好看到雪真大师和秋声道长见了你都迷得昏了头，乖乖地听你说话。”

他轻笑了笑，这两天他早被我闹习惯了：“这倒不错。”

他笑了下，接着说：“等下见了各派掌门，我在他们面前，任命你做风来阁的副阁主。”

我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，没想到他现在就要这么郑重地委任我，愣了下后我笑笑：“那我先多谢师父信任。”

他望着我笑了下：“以你之能，能担重任的，不必担心。”

今早他起床后，眼中的浓雾虽然淡了些，不像昨天晚上那么重了，如今那双黑瞳又恢复了光彩，竟然有些卓然不可逼视。

我对他笑笑，握住他冰凉的手。

我和萧焕赶到设了宴席的帐篷时，各派的掌门差不多都已经到齐，各自落座了。

有几位和风来阁交情不错的掌门，等萧焕坐下后，就询问萧焕身体如何。

萧焕笑着谢了那几位掌门，长桌的尽头突然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：“中原武林困在博格达峰下数月无所作为，如今既然白先生已经到了，想必形势就要为之一转，我和在座的几位掌门都翘首企盼得很。”

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说话的是峨嵋派的代掌门兰若情。峨嵋派的掌门惊情师太一来因为筋脉全断武功无法恢复，二来她以卑鄙手法击伤萧焕的事如今尽人皆知，估计她也没什么颜面在博格达峰下现身，因此这次带领峨嵋派弟子前来的就是代掌门兰若情。

说到这位兰掌门，他出身官宦世家，幼时因为体质孱弱而被送入峨嵋派习武，本意不过是强身健体，但却因天资过人，数年前只有十五六岁时，就已经是少年英侠中的翘楚，年轻一辈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很得惊情师太的器重，要不然也不会在向来重视女弟子的峨嵋派中崭露头角，被任命为代掌门。

我很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，只是没想到他本人会是这样：长发以黑玉簪挽成很随意的一个发髻，垂在肩头，淡漠的风眼中氤氲着淡淡的水汽，透出看透这茫茫红尘一样的倦怠，面容却偏偏是玉一样的温润和煦，衬着肩上玫红色的重裘，明艳得不能逼视。

我笑笑，捏捏萧焕的手，自这个宴席开始之后我第一次说话：“兰掌门的意